



第二部

迷惘

张仁良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长篇小说三部曲]第二部

觅·迷惘

张仁良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觅. 迷惘 / 张仁良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52-1157-3

I. ①觅…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5009 号

责任编辑 李炳刚

封面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觅

著 者 张仁良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网 店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mm 1/32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65410238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赣北蜿蜒起伏的公路，颠簸着往前疾驰的汽车。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两年半前，素不相识的人爬上了贴着“左里松源”标签的卡车车厢，在不停地摇晃中互相掺和、互相熟悉，一转眼，有人凄凉地离别了……

杨正中脑袋歪斜着躺在座位上，晕晕乎乎的，眼前产生了一种幻觉：驮着插队落户那只沉重的旧箱子，千辛万苦爬过了雪山，前面又是茫茫一片草地，所有人都精疲力竭地趴下了，良久，当大家互相搀扶着重新站起身，却发现不得不往回走……

在极度的失望与自责之中，杨正中不能自拔，他总觉得自己做错

了什么。

看着昏昏欲睡的杨正中，吴爱华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感觉有点烫，再摸摸自己的额头，好像也有点烫，莫非受感染了？

临别时，沈丽媛凝视着杨正中的神情，像刀刻般地留在了吴爱华的脑海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连日奔波，杨正中、吴爱华和刘玉娟回到上涂村以后都病倒了，感觉脑袋昏沉沉、身子骨软绵绵的，谁都不愿去看病，谁都不吃药，也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似乎都想染上沈丽媛一样的病，一起回上海去算了。

人，一旦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就像房屋折了顶梁柱，轰然垮塌了。面对砖石和瓦砾，人的神情变得麻木了，没了一点希望，也没了一点脾气，甚至不愿意弯下腰来收拾一下，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

一九七一年的炎夏，在磕磕碰碰中过去了，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也不知道余下的日子该怎么过。

秋风渐起，天气变得凉爽了，笼罩在杨正中心头的阴霾随着酷热的暑气渐渐消散，他挣扎着从失望与自责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扛着耘田耙，跟着老倭下田去了。

午后的田野里静悄悄的，耳边只有耘田耙在水田里翻动泥土发出的“喳喳”声，过去的岁月干过的农活连同过去的记忆似乎都变得遥远和淡漠了，杨正中感觉就像重新开始插队落户一样。

差不多到了休息的时间，田间小路上急匆匆走过来两个人，杨正中抬起头来一看，林芳华和宋苹苹在稻田旁的田埂上站住了。

“大中！”林芳华兴奋地招呼道，“县商业局到阿拉公社来招工了。”

去年九江地区农业局到左里公社来招了两个人以后，一年多过去了，还是第一次听到招工上调的消息，杨正中有一种久违了的感

觉，木讷地看着林芳华，好像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林芳华不知道杨正中是什么意思，她气喘吁吁地说：“刚才我们在田里干活，听老俵说县商业局到左里公社来招工了，还以为老俵在寻阿拉开心，老俵说是公社曹秘书打电话过来，大队会计接的电话。我们赶紧到大队部给曹秘书打了电话，曹秘书在电话中说，这次县商业局招工，分配给左里公社十个招工指标。”

“十个招工指标？”

杨正中重复了一句，感觉招工的指标还蛮多的。

“你还愣着干什么？”宋莘莘在一旁催促道，“听说县商业局到阿拉公社来招工，大家都到公社打听消息去了。”

林芳华和宋莘莘像是在火里，杨正中像是在水里。回想上一次招工上调的过程，再次听到招工上调的消息，杨正中就像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一样，变得沉着和冷静了，心里有一种可遇不可求和顺其自然的感觉。他提着耘田耙上了田埂，三个人向上涂村知青户走去。

吴爱华和刘玉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招工的消息，已经回到了知青户，不一会，江家宝和丁大伟也赶了过来。

“这次招工的指标蛮多的，”江家宝显得很兴奋，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不知道这次招工，公社领导怎么个推荐法？”

“凡是接收插队知青的公社都是十个招工指标，”林芳华介绍说，“六九年接收我们这一批插队知青的三个公社是十个指标，七〇年接收上海六九届插队知青的春桥、徐埠公社，还有县城东面的土塘、鸣山等公社都是十个招工指标。”

“六九届的人倒是蛮合算的，”刘玉娟羡慕地说，“比阿拉晚来一年，也挤进了这波招工，招工指标和阿拉一样多？”

“也有点不一样，”宋莘莘解释道，“曹秘书说了，七〇年接收插队知青的公社大都是既接收了上海知青又接收了九江知青，招工指

标各一半。”

“这次招工指标分配倒是蛮公平的，”丁大伟接上了话茬，“我们公社就只接收了上海知青，五个大队，正好每个大队两个指标。”

“这就要看汪连长怎么安排了，”江家宝拍了拍杨正中的肩膀，很有把握地说，“大中，这次招工你肯定走了。”

“你也肯定走了，”林芳华快人快语，插上了嘴，“上次汪连长就推荐了你们两个人，结果被人莫名其妙地调包了，这次他肯定要帮你们解决的。”

“但愿如此，”杨正中变得谨慎起来，“招工上调的事，只有等收到通知单，转了户口和粮油关系，才能说是走成了。”

“是啊，这种事情太复杂，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了鸭，”江家宝一想到去年那件事，肚子里就来气，他催促道，“抓紧时间到公社去，看看汪连长和公社领导有什么说法，免得稀里糊涂又被人动了手脚。”

大家都觉得江家宝说的有道理，兴冲冲地赶到公社去了。

相比去年只招两个人，这次招工的指标翻了几番，相比全公社一百五十多个知青，又显得少了，最好一批走三四十个，即使这样，也要五年才能走完。尽管这次招工不一定能轮到自己，但只要动起来了，就让人充满希望。

在失望、无助、疲惫和迷惘之中，忽然传来了招工上调的消息，就像是一支强心剂，把人从浑浑沌沌的状态中给催醒了。

公社办公室、走廊里和大门外都挤满了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就像是发了一张开会通知，凡是在左里的知青都趋之若鹜地赶到了公社办公室。汪东山下乡还没有回来，曹秘书吱吱唔唔的不便说什么，一转眼，人都找不到了。大家都想知道公社领导推荐了哪些人上县商业局，看看自己是否被选上，也怕选上了被别人挤掉。去年九江地区

农业局来招工，公社领导推荐了杨正中和江家宝，走的却是王天明和李永强，问题是在汪东山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莫名其妙地调包了，直到木已成舟，并且这个“舟”已经漂洋出海没了踪影，杨正中才知道被人调包的事，这件事留给大家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自己守在公社办公室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件事，一旦有什么情况，自己第一时间知道，想钻空子的人就没了机会。大家一边耐心地等待着汪东山回来，一边很有兴趣地交流着从各种渠道听来的消息。

“全县接收上海插队知青的公社加起来有近十个，每个公社十个招工指标，这次县商业局招工的规模确实蛮大的。”

“在都昌县这么个范围内，听说是解放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工。”

“这次县知青办在招工指标的分配上做得蛮公平，凡是接收插队知青的公社都是十个招工指标，既接收了上海知青又接收了九江知青的公社，规定招工指标各一半。”

说到招工指标的分配，有人提高了嗓门说道：“汪连长说了，左里公社十个招工指标，五个接收上海插队知青的大队，每个大队各两个指标。”

听说汪东山发了什么话，其他议论的声音都戛然而止，那个发布权威消息的人接着说：“汪连长还说了，公社领导将根据知青在农村的表现来推荐招工上调的人选。”

所有屏声静气地听着他说话的人就像是被人开了个玩笑，发出了一阵唏嘘声。原本指望着能听到汪东山具体说了些什么，没想到胃口吊得老高老高的，却听到了一句像是汪东山在打官腔的话，说了等于没说。

杨正中觉得他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公社领导也只能是根据知青

在农村的表现来推荐招工上调的人选，目的很明确，就是鼓励大家在农村好好干。今后招工上调都按照这么一个规则，无非就是个时间先后问题，只要大家好好干，都有希望。

一个公社十个招工指标，乍一听，指标蛮多的，按照汪东山说的平分到五个大队，指标又嫌少了，但人选却变得明朗化了。有人猜测说：“根据在农村的表现，公社领导推荐的县商业局招工人选肯定是各大队的正副排长。”

大家都觉得有道理，有人立刻联想到了沈丽媛，颇为惋惜地说：“要是沈丽媛没有病退回上海，这次肯定与杨正中一起招工上调了。”

不知道是谁接过了话题，神秘兮兮地说：“听说现在这个空出来的名额，给了前任排长方建国。”

人群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骚动，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说话的那个人，怀疑他是否看到了公社领导推荐的招工上调的名单。心里想，看来还得弄个排长、副排长干干，不然的话，公社领导怎么会看到你在农村的表现，选到你？

.....

挤在公社办公室和走廊里的人都听到了这些议论的声音，就是分辨不清是谁说了些什么。杨正中听到大家把自己列入了公社领导推荐的县商业局招工人选名单，心里感到很惬意，但细细地回味大家议论的那些话，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要是真像刚才有人说的这个空出来的名额给了前任排长方建国，江家宝这次就没有被选上。杨正中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江家宝，江家宝似乎也意识到了，脸部的表情就像抽了筋似的僵硬起来，杨正中又看了看身边的吴爱华，吴爱华脸部的表情变得很凝重，但目光有点游离和茫然，看不出她听到了这些议论，是为杨正中感到高兴，还是为自己感到难过。

临近傍晚，汪东山还没有回来，杨正中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挤

出了办公室，穿过走廊，刚走到公社办公楼的大门口，发现周斌和枫林大队的排长凌志云靠在大门旁的墙上抽烟，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找曹秘书去了。

从公社电话总机房到广播站，再到食堂，原来曹秘书坐在食堂里笃悠悠地与管理员说改善伙食的事。凌志云立刻递上了一支香烟，一边点火一边开玩笑地说：“曹秘书，县商业局来招工，这么好的事，你躲着我们做啥？”

“我躲什么呀？”曹秘书吸了一口烟，幽默地说，“知青的事，归汪连长管，你们都坐在办公室里等他，我干脆给你们腾个位子，说话方便一点。”

三个人一听都乐了起来，想想也有道理，知青把办公室和走廊都挤得满满当当，曹秘书坐在办公室里干什么好？杨正中不好意思地问道：“曹秘书，汪连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公社干部下了乡，回来的时间都没个准，”曹秘书说，“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一般都回来了。”

就这样等到天黑，三个人好像都没有这个耐心。周斌拍了拍曹秘书的肩膀，套起了近乎：“曹秘书，听说县商业局招工的名单已经定了，依豁只翎子算了。”

曹秘书明白他们仨的意思，但是名单还没有最后敲定，不便说，只能摇了摇头。

周斌摆起了噱头：“刚才都已经听人说了，基本上是各大队知青排的正副排长，还有人说，松源大队的另一个名额给了前任排长方建国。”

曹秘书感到有点意外，不知道知青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他疑惑地看着周斌，还是摇了摇头：“名单还没有最后定。”

“还没有最后定就说明已经有了名单。”

“哪怕是初步的名单,说出来听听,也行。”

“知青招工上调的事,还是等汪东山回来,让他告诉你们,”曹秘书被三个人缠得没了辙,反过来拍了拍周斌的肩膀,劝说道,“你们三个人放心回生产队去等着,招工上调,总是让表现好的先走。”

按照上海人的说法,曹秘书还是豁了一只翎子,三个人都听明白了。

回上涂村的路上,杨正中的脚步变得轻快了,内心充满了一种期待:沈丽媛病退回上海去了,旧的一页翻过去了,企盼换一个环境,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吴爱华的心头却像压了块铅似的沉重,杨正中招工上调走了,自己在农村的日子怎么过?况且,自从沈丽媛病退回了上海,自己与杨正中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隔阂,干什么事都别别扭扭的,总想不到一块。

晚饭后,吴爱华像往常一样把洗干净的衣服送到杨正中的房间,坐在床沿上,泪水溢出了眼眶。

杨正中最怕见到别人的眼泪,尤其是女人的眼泪。这次县商业局招工,人数多、透明度高,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分析,杨正中预感到自己会被选上,也不可能再出现去年那样被人调包的事情了。招工上调了,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自己要离开这里了,吴爱华感到很难过,也是人之常情,杨正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良久,他走到吴爱华身旁,带有点表白的意思说:“这次招工如果选上我,有了工作,我们今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你走了,我和阿娟的日子怎么过?”

“星期天我就回来,”杨正中说,“砍柴、机米、种自留地……男人干的活都留着,我来干,你们也可常到县城里去。”

吴爱华再也忍不住了,扑进杨正中的怀里抽泣起来。

杨正中双手轻抚着吴爱华泪流满面的脸庞，想想插队落户的艰难生活，想想自己到县商业局工作以后吴爱华和刘玉娟在上涂村生活的日子，从心底里感到：招工上调——真该让所有女人先走！

对知青来说，招工上调就像躲在云里雾里的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露出脸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招工上调的阳光能照到自己，让人感到迷茫、焦虑和无奈。可是突然之间，云开雾散，太阳就出来了，让人感到招工上调离自己又变得很近很近，似乎走了这一批，下一批就该轮到自已了。其实，每年招工上调三个、五个，长流水不断线，只要政策不变，总能轮到自己。从大的方面说，走一批，又来一批，插队落户“一片红”也能持续下去，否则，只看到一批批下来，没看到有人走，就像余长禄说的，农村也接收不了了。

公社领导推荐的县商业局招工人选与知青中传说的人选几乎一模一样，杨正中、周斌、凌志云、徐丽丽都上了，李靖上了柘林水库，范晓云虽然是个副排长，却没有被选上，公社领导还是要根据大家在农村的表现来推荐的。但是，名单正式公布以后，喜悦的气氛反而消失了。原来，堪称县商业局解放以后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招工，主要是为了充实农村基层供销社，先在县城培训实习，然后分到各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顿时，在知青的思想中又掀起了一阵新的波澜。

说好的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拼死拼活地干活，不就是图个早点招工上调？

说差的人：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插队落户，就为了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供销社当个营业员？

说好的和说差的未必都是真心话，各人还有自己的小九九：鼓动别人走，下一批好的去向就可能轮到自已了；鼓动别人不走，也许这一批自己还能捡个便宜。

上了公社领导推荐的县商业局招工人选名单的人，情绪都受到了影响，自发地凑在一起议了议，女知青还是决定走，男知青却装模作样地拿不定主意。

杨正中找到汪东山，想听听他的意见，汪东山的态度很明确，上次九江地区农业局来招工，莫名其妙地被调了包，说的理由就是杨正中的眼睛不好，当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而这次招工没有眼睛好不坏的要求，再说下一次招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给了招工机会就赶紧走。

杨正中犹豫起来，回到上涂村与吴爱华商量，这一回，吴爱华坚决不同意他走了。到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这一辈子就呆在农村了，要是分到没有插队知青的公社，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吴爱华说：“只要有下一次招工，肯定比在农村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强，你在知青中的表现是最好的，急什么？”

第一次听到这么个说法，杨正中觉得还有点道理，那是因为被人调包了，带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意思。这一次听到这么个说法，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给了你招工上调的机会，就这么白白放弃了，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不放弃，到基层供销社当个营业员，又有点于心不甘。况且，这种事情还没法先试一试，不行再退回来。杨正中陷入了一种患得患失的两难境地，真希望有人来帮自己拿个主意，但这个不是吴爱华，她的主意可能更多地受她个人情感因素的支配。

杨正中发现别人的事，包括为别人办事都是爽爽气气的，轮到自己的事就变得疙里疙瘩了，也许正是由于自己的患得患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第二天一早，杨正中急匆匆赶到公社，恰巧在公社办公楼门口碰到了正准备下乡的汪东山，情急之下，他顾及不到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好影响，直截了当地问道：“汪连长，这次县商业局招工，全部分

配到基层供销社去当营业员？”

“县商业局负责招工的人说了，这次招工主要就是充实基层营业员的岗位。”

“有没有留在县城的可能？”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要下基层，以后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汪东山没想到杨正中对留在县城还是分配到基层供销社这么在意。插队落户两年多了，第二次到左里来招工，能捧个铁饭碗就不错了，管它是在县城还是在基层供销社？既使现在留在县城，今后也可能调到基层供销社去；反过来说，现在分配到了基层供销社，今后也可能调到县城里去，工作调动的事，变数太多了。两个人正说着，周斌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也不避杨正中，开门见山地说：“汪连长，昨天晚上回到生产队，整整想了一夜，总觉得这次招工的岗位对自己来说不是很合适，不去吧，又觉得辜负了您的一片好心。”

周斌一到，汪东山就预感到他要出什么新花头了，杨正中是对分配到基层供销社有顾忌，没想到周斌是对当营业员的岗位感到不合适。上面没来招工的时候，朝思暮想，只要有机会就走人，刚开始来招工了，却又变得犹豫不决起来，还有点挑肥拣瘦的意思。汪东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汪连长，能不能换个人，”周斌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汪东山脸上的反应，尔后就像是开玩笑似的说，“我就不去了，让高艳去。”

汪东山颇感意外，淡淡地说：“招工上调的名单是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的，不是你想换人就能换的。”

周斌丝毫没有受到汪东山说话语气的影响，反而拉着他的手臂，很私密似的嘀咕道：“汪连长，如果我不去，这个名额肯定留在石子渡大队，高艳是个知青户组长，在农村插队表现也是好的，推荐她去，很正常。”

“如果真要换人，”汪东山说，“还得再上公社党委会研究。”

“再上公社党委会研究，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周斌说，“人多嘴杂，还不知道会研究成什么结果，到时候想退也退不回来了，你个别向周书记汇报一下不就行了？”

汪东山听明白了周斌的意思：“那就等向周书记汇报了以后再说。”

“汪连长，向周书记汇报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我不想去，”周斌叮嘱道，“让女知青当营业员更合适。”

“这我知道。”

“那就多谢了，”周斌恳求道，“你无论如何得帮这个忙，我和高艳一辈子都会感激你。”

.....

杨正中在一旁见了，绝对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周斌自己不去，换成他女朋友高艳去，按照上海人的说法，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别看他与汪东山说话的时候嬉皮笑脸的，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几近滴水不漏，尤其是叫汪东山个别向周书记汇报，还要叮嘱他怎么说，使原本不可能办到的事，听起来就有那么一点可能了。杨正中在周斌身上看到了上海男人的精明，而且没有上海男人那种近乎虚伪的含蓄，事先把该考虑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然后就像是在谈生意，厚着脸皮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万一周书记不同意，就像没有说过这件事一样。思考的太周延了。

杨正中突然发现自己的情况与周斌几乎完全一样，都是知青排排长，女朋友都是知青户组长，周斌的事办成了，自己也不用再费口舌了，他赶紧回上涂村，可是吴爱华一点没商量。

“农村生活艰苦，你先走，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今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杨正中解释说，“我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没关系。”

“我不让你走，并不是我想走！”吴爱华生气了，咄咄逼人地反问道，“如果我走，分配到农村基层供销社，将来你招工上调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

“下一次招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杨正中的嗓门也变大了，“给了招工机会，不放弃，两个人先走一个，不管下次什么时候招工，就是不招工了，也没关系。”

“我不去，你觉得可惜，还是你自己去！”吴爱华像是受到了欺负，侧转身子抽泣起来。

杨正中变得有点无可奈何，埋怨道：“周斌和高艳有商有量，可你……”

吴爱华不再搭理杨正中，“呜呜呜”地哭出了声。

夜深了，杨正中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自从到农村插队落户以后，生活的目标变得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早一天招工上调，至于招工上调以后干什么，招工上调到哪里去，压根就没有人去想过，就像当初学校里毕业分配时一样，只要能“面向工矿”留在上海，扫大街、捅阴沟、运大粪，干什么都行。杨正中没想到，公社领导刚刚给了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对招工上调以后干什么和在哪里干都有了要求，他不知道插队落户的人该不该有这些要求？换个角度想想，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插队落户，好不容易给了招工机会，还是没有离开农村，杨正中心里也有点遗憾，要是像吴爱华说的分配到没有插队知青的公社供销社，连个上海人都见不到，心里还真有点难以接受。上海人似乎都有这么个习惯，或者说是嗜好，到了一个地方，总喜欢打听有没有上海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如果有，说明这个地方还不错。所以，非常在意一个地方有没有上海人，其实，自己去了，不就是上海人的存在？至于说到只要有下一次招工肯定比在基层供销社当个营业员好，只能是留下来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什

么时候来招工，也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什么单位来招工。

杨正中放弃了。

于是，很多人感到又有了机会，想方设法找汪东山、找自己熟悉的公社干部，希望能得到这个招工指标。可是没人想到，杨正中放弃的招工指标，公社领导最后决定给了丁大伟。分配给松源大队的招工指标，在松源大队的知青中调剂使用，肥水没流外人田，在农村表现差不多的，适当照顾一下年龄比较大的知青，也算是有情有理。周斌的招工指标果真给了高艳，大家都认为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公社领导给了机会就不放弃，万一下一次招工变得遥遥无期，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捧了个铁饭碗，虽然是在农村基层供销社当个营业员，但这个工作适合女人，每月有一份固定的工资，也不用再受插队落户那份苦了。这件事也说明周斌有本事，在汪东山那里搞得定。枫林大队的凌志云、春山大队的徐丽丽和其他的人都决定走了，县商业局招工的最终名单和前几天公布的名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次招工指标的分配，从县知青办到公社、再到大队，几近绝对公平，招工的过程完全公开，结果大家都能接受，尽管最后环节换了两个人，但大家也能理解，什么事都放在桌面上，哪怕你明说要照顾谁，大家也能想得通，公社领导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鼓励大家在农村好好干，只要你好好干，都有希望。

招工上调的人到县商业局报到的那天，大家都到公社去送行，一批招工上调走十个人，所以送行的人特别多。县商业局专门派来一辆卡车，既装人又装行李，当大家帮忙把行李扛上车的时候，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因为行李的主人在县城里实习三个月以后，还不知道分配到哪个基层供销社去，这些行李也不知道跟着它的主人流落到哪里，这也是这次县商业局招工让人心情不爽的原因。但是，